桐江集

桐江集目錄

卷二

桐江集卷二

元　方　回　撰

禘祫及感生帝說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禮記大傳第一章也鄭氏注曰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汎配五帝也囘按此注大不可曉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文公註郊祀天禘天子宗廟之大祭則知郊自郊禘自禘今鄭氏乃以郊祀訓禘非之甚者也禘者推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其祖配之祭於廟既與郊祀天不同而郊祀后稷以配天所配者乃昊天上帝之天非有所謂感生之蒼帝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配者即昊天上帝之帝亦非汎配青赤黃白黑之五帝也郊以天言則圜丘露祭與天相接故配之以開國之祖尊之也明堂以帝言則屋下之祭天之神若主宰云者以有天下之祖配之亦尊之也曰嚴父云者以周公制禮時言之故因

周公而係文王曰父雖成王康王以下亦皆以文王配帝也其或曰成王則以武王配康王則以成王配者乃後世拘嚴父之文各私於其父而曲證互取以成此說其實非也五感生帝者漢儒讖緯之書出哀平間鄭康成誤信之以釋經紊亂遷就無足采取且帝王之生固必鍾天地清明純粹之氣非偶然而然若乃拘於五勝相王之說謂古之某帝以木德王則感於青帝靈威仰而生以火德王則感於赤帝赤熛怒而生此妖言邪說也後世佛氏輪回之說所自起歟或曰詩維降神生甫及申詩人之旨欲盛言乎賢者之生不偶然若天實□□□□□□故以嵩高降

神為喻其謂大山喬岳之氣降而為此人者實亦謂其所禀得天地間高厚非常之氣非果有一物投胎脫化而為申甫也俗儒不得其意而曰蕭何孕昴傳說騎箕尾下至西竺之說蔓延滋甚東坡學佛故亦曰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信如此則古今聖賢其生也必以某物之精英而來其死也必復還夫精英之元物者世豈有此理也哉佛氏又有修不修悟不悟之說或人而為畜或畜而為人若有一點之明與不昧者迷則墮於至惡之地而謂之餓鬼達則升於至善之地而謂之天人修則今世之窮丐為來世之侯王不修則前世之帝后或遂為今世之奴婢

娼優其說無稽不道惑亂愚民則未必非感生之言誾之也東萊編家範其一曰宗法首取大傳第一章削鄭康成繆註而取趙子春秋纂例所斷謂此皆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其說然矣子詳味之禮不王不禘一句乃綱領也其下乃別為三曰王者則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此謂惟王乃禘也曰諸侯及其大祖此謂不王不禘也曰大夫士則有大事省於其君者可以干祫而及其高祖也此又以明夫不王則不禘也禘之為禮天子立始祖廟矣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於始祖廟祭之不立所自出者之廟遠也以始祖配而郡廟之主不與不敢褻也或每

年或數年則未可知祫之為禮則三年一合群廟之主以始祖正東向之位左昭右穆以祭之也有祫而又有禘天子有天下其根源所從來遠也諸侯有五廟太祖百世不遷魯周公齊太公之廟百世不遷餘則四廟遞遷迭毀今傳不言祫者四時常祭則不言也大夫士則必有功於國為其君之省記而不忘者特許祫祭而及其高祖則曾祖之父通計四世而已意者非祫則所祭如廟之數不得踰也千之訓為逆亦推而上之之意也東萊所編家範可謂有功後學其禘說之詳引祭法及趙子所釋可以自檢尋於此特敷衍之是亦學者格物之一端也由此考之趙汝愚別立四祖殿而太廟於太祖而下一無所挾以西為上下至諸主

接續為室非禮甚矣又永嘉諸儒力爭祫祭必正太祖東向之位而四祖不與其失彌甚朱文公獨不然之是也李心傳雜記偷徇非是

詩總角突弁說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刺齊襄公不脩德而求諸侯也揚子雲嘗引此語以見志大心勞之無益於事第三章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諸家說似無關於志大心勞者蘇子由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此說甚佳東萊取之東萊又廣之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回曰天下

之善為言者固有言至近而意已不勝其遠者矣觀古人作詩之意若但謂詠一童子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有何深妙蘇呂二公發明乃至於此陳少南曰以興躐等而無次序者亦佳

霍君澤字說

我名而我字之我從之我意也彼名而彼字之我說之不知其意也東平霍氏子名潤字君澤孰名之孰字之而求我為之說韻書潤訓澤澤訓潤似無可說者雖然有說富潤屋不如德潤身然後可以澤及生民澤及子孫書水曰潤下有小水有大水易上天下澤有大澤有小澤長江大河之潤五湖七澤之澤與蹄涔不侔也寻懋乃德自涓滴

始汲涵浸漬將有被其餘波者焉是為說

歙縣柳亭真應仙翁廟記

上有所好而下趨之一時之習俗尚焉而士或由之而不知此其與時而變者也命之所以賦性之所以受有善而未始有惡者其亦可以變乎曰雖千萬世不變也周衰而先生之教微治管商申韓儀秦功利刑名縱横之言以干時取寵者不可勝數尚黃老宗無為者宜反乎是矣而其弊又有燕齊方士以怪誕附會而神仙之說興漢至數世崇儒而明經者流於災異愈泓愈下乃有纖緯之學近乎星翁歷史之所為又其後佛法入中國晉則清談浮虛唐

則詞章工巧纖絕此豈非世變之可駭者乎然竊嘗怪之賈誼讀申韓者也董仲舒言灾異者也治安天人之策忠君安上為世儒宗王謝扶弱晉摧姦刋難蓋亦清談人物顏魯公之學出入浮屠老子大節凜然宋廣平雖亦為賦不害為剛腸相此其故何耶無亦於可變之中而有不可變者存乎其間耶吾宗方氏得姓遠自黃帝之世周有方叔漢有方賞而東都有洛陽令贈太常方公按新安志及唐左臺監察御史張行成所撰碑又參以他傳記公名儲字聖公祖紘本河南人漢大司馬府長史以王莽亂避地江左遂為丹陽郡人家歙縣之東鄉公幼失父明孟氏易

善星文圖纖太守周歆舉孝廉爲郎中出爲勾章長遷阜
陵陽翟令毋喪負土成墳種松栢佳木數千本元和中大
尉鄭宏司空第五倫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今劉昭補註
後漢五行志兩見公對策言雨旱事拜博士遷議郎尋爲
洛陽令章帝當郊祭以公知天文問之公勸毋往帝發時
風景明淑公稱疾不從行既而雨雹如斗死者千計使者
召公已死帝哀傷之贈太常喪歸家發視之惟隻履與舊
所遺履合又公令洛陽時尚書張林使賓寃殺人誣吏公
發白其姦今回以史所書同時官爵姓名年數旁證之大
槩良是公既歸葬民世世祠之宋明帝時贈龍驤將軍祠

以大宰政和七年賜廟額曰貞應漢丹陽之歙之東鄉今為建德府淳安縣而今之歙之南曰柳亭者舊有公廟歙績溪兩邑民水旱禱必應進士許君民極嘗買田募僧守視又一新其廟以妥靈焉俾回記之回謂公本明經學兼圖讖而其死近乎世所云神仙屍解者此一時習俗所漸而公獨精其業上下世變何特於公此所謂可變者也若其孝於親忠於君與夫不畏強禦之大節則天理之在人心所不可變者不與彼而俱變也嗚呼風氣日降習俗移人而天理人心之不可泯者如此使後世天資之高者皆得生於三代盛時而其學一出於先生之正則其所成立又豈止

如今兹所觀而已哉

宋氏實輝樓記

綠歙縣而北有豐溪豐溪之源大山長谷深林茂麓予友人宋君復一世居之而予嘗館穀於是君之祖時會好古博識君之父鼎慷慨喜功名至君又兼斯二者予之去而官學四方君未冠也後二十餘年歸君之祖椽木巳拱君之父以捕盜得勇爵有聲江淮間而君亦能自亢其家矣君時一過予予未嘗不興感於奕弁之詩且深喜夫伐木之不廢而麗澤之有益也君嘗取韓子足巳無待之義以名其所居之庵而藏書樓則又求予

名之子思之既久而後以書告之曰有餘與不足為對君之所謂足將以求夫學之至於有餘而無一毫闕然不滿之處者也易天在山中之卦其大象以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其象傳則謂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君必如是而後可以言足夫多識前言往行者讀書之事也剛健篤實輝光而德以日新者讀書之功力也古之所以貴於格物致知者莫切於是矣心之為物方寸而欲以貫乎千萬世之悠遠塗之人一匹夫而欲以為堯舜非以讀書為事不可也主之以乾之剛健而又止之以艮之篤實由是以明其明德而與日俱新則

所以讀書而用功力者又必如此而後可否則怠懦偷弱苟且畀陋以自晦自昧其本然之天是則紙上之書與胷中不相入雖藏書千萬奚益哉蓋大象示人以其事而彖傳教人以其工力所當施之方古之成書以刀筆編以簡策學者有不易致然事難而功力易者教有素也今之書梓刻墨模一切以紙其事易而工力反難於古者務名之意勝也君其無務藏書以為名必深體天在山中之象而服行乎彖傳之說則讀書之功力至而讀書之事可以無愧君之所謂足乎知其富於趙孟而貴於王公矣卦之彖曰不家食吉祿於君也曰利涉

大川功於時也可以占矣請名斯樓為實輝之樓而述其言為記題是篇者蜀宇文十煕信仲子為方回萬里

在亭記

悟死生之理者必知生我者之不死極至誠之心者念及已往之人如或見之中庸論鬼神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子此章或問謂鬼神之義孔子所以語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鄭氏口鼻噓吸耳目精明之釋已明程子張子更以天地萬物屈伸往來為說而謝子祖考精神即是自家精神其說尤祭非悟而誠其曷臻此是故周公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后稷生於唐虞之世而至周代商不死也文王九十七乃終至子孫三世矣文王亦不死也何也周公成王乃后稷文王之遺體也廟有九七五三以至士庶人之祭其祖考者以祖考之遺體祭祖考之鬼神精氣為物在墓遊魂為變在天所以不死者在我之心悟此理而極其誠分寧南麓先生佘氏二子其勉之二子曰震翁曰泰翁南麓諱瀛字先登生嘉泰十四年辛巳三月嘗請舉不第鄉里稱善人卒元貞元年乙未五月年七十五二子負土成墳其表親李垓携二子所撰行實見示南麓諫通家丞相章公鑑早退章

公之相僅一月許邑大夫趙公良淳以節義其後趙公果死於霅川舉此二事足以知南麓之為人二子求名墳亭名之曰在中庸之說與論語祭如在此正說也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又別是一說云　大德庚子閏八月十九日

秀亭記

桐江之水至清也山至奇也山水之間其林壑至幽而深也泓歙浦泝淅濤上下泳游錂沙玉石星粲弈布蝦鬚魚鬣黛曳錦搖紺苔之髮翠藻之縷可俯艇仰視而細數至其遇迅灘扼湍瀨雷吼雪噴旋渦跳沫犇者僂

窩者呼足蹈檣如飛猱寸攀尺進一失手磴撞磯觸老黿鱷蛟相賀於淵湫矣夾以穹岸束以峭壁危峯怪岫障日滃霧試嘗捫蘿危陟穿榛曲步高柱青霄下入異谷種椽執爨之土無一席之平而枯椿斷崖陽徑絕蹊横如脩蛇偃如寢虎間與斸畬掘苓者值有木客毛人奔麕急鹿之意互駭而交愕乃者偃武節盪兵氛疑衲子梵塲羽流隱洞必有陰專環而私擅勝者究求探討無脩廊巨闕金飛碧耀之觀無燠房凉牖茗樹藥窩談禪問道憩儵滌靄之所非顏卯畝塚之慘愴即蕪社荒祠之圯落顧問荛夭紡嫗亦有腴貲大姓朱户華軒退

官寓公名園珍墅可寓目者乎率瞠然不答夫如是余雖爲太守七年於玆境與心違事隨影瘵未嘗有一日之樂也僑寓之北子垣之東峻阜孤圓夷址中削煩痾之暇獨盤礡臨眺其上腦鼻芬馨齒舌津液耳納佳韻目眩殊彩臂指便輕髮毛颯爽更譙治寺之丹垩市樓里閈之黑白墻仞塔級黏帘思椎絢竹樹而飛烟霞風帆沙鳥之去來旅鞍征帽之出沒臺釣翳弋餉榼樵鐃經水雲而緯坂隰葩卉競而陽春媚雷霓駕而時雨作氣肅景朗綺織繡組黃稻栗而丹桕楓塵銷雨霽瑤鏤瑜雕口氷霜而縞雪月盡去鴻於無壁之天煜踈燈於

欲瞑之野角遙吹其如怨笛孤起而忘歸余於是嘆而笑曰異哉此亦足以忘憂矣而太守不知乃延賓客致父老而徵其故曰此所謂秀亭者三植三廢今二百餘年矣亭之興復嘗有記乎曰無之嘻是邦也水至清也而激山至奇也而刻林壑至幽深也而闇寂惟斯亭也挹清斂奇擢幽抜深無激刻闇寂之病而有千幻萬化不可名之秀民何獨不然齟齬於險阻之域杌棿於冥昧之區茹凄酸攬涼瘠憂叢而樂瀆秀安在哉攄之要會而通其塞納之宏敞而明其晦生意妍好嘉氣娟淨冶思澤態騰菁發華樂至而憂遣秀者出矣無位之士

憂樂惟己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者太守責也余日與同志觴詠於斯其能登邦人於樂而脫其憂如斯亭之足以賴脫群秀否乎抑昔人有亭而無記撫其秀不褒其實余也蔭茂木以代亭繪太空而作記物易朽而文難磨蓋不以甓椽錯檻秀其秀於一時而將以精鈎神索實其秀於無窮也　至元十八年辛巳三月望方回記

平實記

吾嘗觀諸海矣有潮焉突如來如舟楫危之有蛟蜃之氣焉罔燕雀以為樓臺也而啗之又嘗觀諸地矣一榻欹斜寢處不安柱礎之下容鼠穴穹屋廣廈鮮不陷者

吾然後知人才用世平不平繫安危實不實繫存亡不實之患甚於不平不平者出入於公私理欲之間挽其偏而還於正猶可為也不實者如以錦綉覆坑穽純乎人偽而殺人之不恤矣惟平而又實者其國家生靈所賴以治安長久者歟書曰王道平平詩曰周道如砥而何以不平為易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大學曰誠其意者無自欺而何以不實為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以私意立孟孫氏三家盛而公室衰不平者也晉文公譎而不正請隧求田代衛狩天王於河陽不實者也君子誅其不平之心則不可恕然且恕之謂其猶有功於周魯未至

於全不實也周衰而顏曾師孟之學不行齊物之見肆為誕謾少恩之意至於慘刻守唱韓和鞅緝斯熙六敗一勝魚爛皆亡其論皆高而虛其緒餘猶且王衍誤晉朱异亂梁嗚呼人才出於學術帝王學術賴孔門而存孔門學術至戰國而絕人才之弊一至於此近世周張二程傳不傳之學平實之極者也而皆不大用王安石異端之淺者也而相熙寧前是宰相用事雖趙普未免不平如韓范則平且實者安石嘗見周子而語不契二程張不用用呂惠卿章惇之徒青苗免役皆崎嶇巇不平之政三經字說皆詭異繆悠不實之書一出於其

不平且不實之心卒至於喪靖康之天下者荆舒也趙鼎稍崇洛學猶保東南天下之半秦檜祖述荆舒忘讐而棄中原乃有朱子者出以洛學為巳任不取臨川亦不取眉山不取雜覇謂陳亮亦不取逃禪謂陸子靜惜乎其亦不合於世韓史鄭賈皆迷國罔上大不道又不足以為荆舒之靡矣今之士有能自修以接前哲而俟後人則莫若由朱子以沂孔門之學八聖至孔九賢至朱膠杏壇之斷絃反爪坑之寒燄者吾文公先生也其再見李延平而歸也自謂為學始就平實世道平實由於人才人才平實本於學術學術平實根於見識此番陽葉君

所以取朱子平實二語既以自佩又以自規也抑朱子所得之平實精氣化而遊魂逝矣尚可得而竊取之乎曰遺書具在知道之言如平地無一步不可行如實地無一步不可立求則得之君名張邁妙年嘗領鄉書擕朱子年譜來求譜記末或謂朱子誨人不躐等以為高不驚虗以為妙君蓋服膺於此矣而老生何足以知之

心境記

世之人喜新而惡常厭夫埃坌卑湫之為吾累而慕夫空妙超曠以自為高則山經海圖崖梯波航之所傳聞足以幻世而駭衆其說以為扶桑之東有三神山長生

之藥所自出崑崙之巔曰閬風其中有五城十二樓西王母居焉代之五臺清凉蜀之青神大面凌雲三峨兜綿之臺金橋金燈示現之地四明有補陀落伽大士之島天台有劉晨阮肇桃花之溪則又皆其近在中國而間有至焉者也是以幽人逸客之有志於斯者或欲棄捐世事羸粮而從之惟晋陶淵明則不然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有問其所以然者則答之曰心遠地自偏吾嘗即其詩而味之東籬之下南山之前採菊徜徉真意悠然玩山氣之將夕與飛鳥以俱還人何以異於我而我何以異於人哉盥濯息餐下斗酒散襟顏

人有是我亦有是也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我有是人亦有是也其尋壑而舟也其經邱而車也其日涉成趣而園也豈亦抉天地而出而表能飛翔於人世之外耶顧我之境與人同而我之所以為境則存乎方寸之間與人有不同焉者耳昔聖門之言志也子路則率爾而對矣求爾何如赤爾何如則亦各言之矣然後點也鏗爾舍瑟而作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然則此淵明之所謂心也心即境也治其境而不于其心則迹與人境遠而心未嘗不近治其心而不于其境則迹與人境近而心未嘗不遠蛻人欲之蟬不必乘列子之風也融天理

之春不必吹鄒衍之律也以此心處此境者桐江馬君天驥也觀其境而知其心者前太守紫陽方回也於是援無絃琴而為之歌曰　境而仙乎數落其天乎境而佛乎華嚴其國乎境而隱乎石其漱流其枕乎農其家不畜不奢我境桑麻儒其居奚槁奚腴我境詩書境之圃蔬可以俎莫狐亏侮境之泉釣則有鮮莫蛟亏涎匪宮珠兮室貝匪玉堂兮門金問世之雌風安在曰九萬里斯在下矣此所以為心境之心

重修嚴先生子陵祠堂記

朋友之益甚大道德之澤無窮先生以足加帝腹年六

十餘光武年三十五蓋年長一倍之老友非耿鄧將相偶也能取友然後知講學知講學然後大明理大明理然後善處事驅雲臺之彥膺赤伏之符博約麗習有自來矣然天地之間海田陵谷漢之為漢今復安在建武以來寢廟宮府為煙為埃豈有過而問之者先生釣游故處更幾兵火歸然如昨歲在柔兆困敦東平府嚴君忠傑提師次于桐瀨自以為先生之裔孫輸泉粟飾祠像而一新之余謂先生之生也以薰陶之餘力能使潛龍故人起布衣有天下其歿也一漁翁之居千古常存雖萬乘帝王不逮故歌伐木之章則知牧野之出師不

如蟠溪之問道賦黍離之什則知宗周之盛業不如首陽之清風朋友之有益於人而道德之不泯於後世如此哉歌伐木之章得子陵之心事

南氏榮親堂記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何也法也今儒者之說曰法始於伏羲成於堯而大備於周故天下之治至於周而極治極矣而變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再壞於魏晉而盡覆於南北之分裂故天下之亂亦至於南北而極然則是法也何法也其隆焉而興也今之易與書詩禮春秋尚可考也其汚焉而替也自太史公書而

兩漢三國自東西晉而至南北八代之史亦可考也然嘗疑之卦一奇一耦未畫已前所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之倫有之乎無之乎曰是不待畫而已有也結繩洪荒未有書契已前謂所有親有義有別有信有序之理有之乎無之乎曰是亦不待書契而已前無不有也嗚呼我知之矣謂法也者足以制乎人之情可也人性之所固有法不能毫末加也師道立則善人多豈本無是善而強之以善哉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嘗一日泯也試嘗觀諸田父野老不習文墨之人扣其所謂三連六

斷佩盂覆椀之義彼蓋憒然無知而其身之所爲水犁火耰即乾之健原隰澤稅即坤之順日出而作即震之動日入而息即艮之止由乎卦之德而不自知玉帛不必設鍾鼓不必陳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今學士大夫有所不能通然散者禮之理和者樂之理止而發射之理範而驅御之理公權論筆書之理石慶數馬數之理在我者無一法之不備也故曰天以是賦于人謂之性人以是率而行之謂之道性也道也本無待於教也而情汩之故聖人有修道之教焉教之爲法以其知教夫不知以其能教夫不能而其知良知

其能良能亦未嘗以其教之或廢而至於澌盡絕滅也故無文王猶興孟子豈有望於戰國之士焉建德權貨都提舉真定南公居磐字仲安先大夫招撫諱貴年五十未有嫡嗣偕夫人孟氏鞠養王氏子忠若義子然逮生提舉長相友疾患相援同爨居三十年提舉仕且達舉先疇生產中分之而其半亦不自有以庇其宗而奉墓祀夫捐財難也非同氣而視如同氣尤難也昔陶唐之世以異母之象不能事舜平王東遷王澤未竭已有魯軌鄭寤之爭何聖人不能化下愚而九代之司寇無所施其巧提舉生長戎馬間伊洛之學上蔡龜山員而

南為朱張氏百五十年矣北方之攝皐比者為誰其師承淵源為如何而提舉之所以處家庭蹈倫理有古人所不能及之風吾乃今知道心人心相為勝負狥其情迷其性則人心勝雖三五之化不能無嚚頑全其性若其情則道心勝雖不必六行六德之與未始無賢哲提舉二子長大用次大有其長仕於江閫巳為省郎作堂於家士大夫歌詠其事名曰榮親吾又知南公是父是子不以人爵為榮而以天爵之在內者為榮也故喜而為之書

居竹記

士莫大於尚志子莫賢於克家家之所由來者遠而承之以志之遠志之所期者遠而家之所以光前裕後者愈爲遠此理之必然者也蘇長公云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士不慽於食之無肉而惟恐乎居之無竹則其志遠矣食必有肉雖豹胎腥唇而不足奢吷後嚼必不器瓦杯而友嘗屨居必有竹則非天下之高人勝流不足以升其堦世之塵頭俗面之物望風而退舍矣士之志宜在此而不在彼也孟子曰士尚志易曰子克家志之遠者家之遠君子以是觀人焉華亭縣修竹鄉曹氏武惠王之後自汴南徙所居據九峯三泖之勝厥壤

宜竹如其鄉名予友古睦元同居士邵君壻其家為予言曹氏家世之盛內子之弟和甫字仲達祖守齋先生提舉府君年八十餘以壽終考梅渚先生司户府君前太學兩請甲戌進士蔚為一時聞人仲達今年二十有五俊特英發於太父樂靜堂之餘地貯飾園廬植竹千箇以居竹扁其書室蓋有取於蘇長公之言其意若曰吾之先及吾之身豈不世世而食有肉吾之身與吾之後不若世世而居有竹古二十而冠三十而仕五十而後為大夫所以有士冠禮而無大夫冠禮仲達以踰冠將仕之年居是竹也而安異時雖為公卿當常不忘是

竹後之人居是竹也而久安孫曾雲來常奕葉保有是竹是則以尚志之士為克家之子曹氏豈不愈益遠而與是竹相為無窮哉

皆大德二年歲戊戌二月初八日通議大夫前建德路總管兼府尹紫陽方回記　前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大原路汾州知府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吳興趙孟頫子昂書

黃巖州新孝行坊記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唐明皇訓曰孝為百行之首如三辰在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為象然親

壽及期頤子年踰知命萬中無一唐長安百二十坊坊
南東西門皆有名見程泰之雍錄然為一賢士專扁榜
未聞也天台黃巖邑陞為州城南東野杜居士希大字
與名同母陳氏夫人年九十有三東野年五十有三近
三十年間辭官侍養斷機之譽過於孟母班衣之樂侔
於老萊浙東廉使蒲兀臺王公過廬而式焉父老列狀
自州上之路臺省宣差奉訓大夫大原木八剌公率僚
屬創建孝行坊于天長街華表揭于前華第臨於後而
申旌表門閭之請回竊聞州有九峯之山泉水甘竹樹
茂柑橘富北門潮汐享巨舶之利南門之外大有之宮

委羽之洞黃石方石亘古不變宅神仙而胚將相杜氏祖曰杜伯歷陶唐至周國於杜漢有御史大夫杜周晉有征南將軍杜預唐有杜祁公佑口孫羔遷黃巖曾孫三人鶚輦袞曾孫丞相祁正獻公衍袞九世丞相清獻公範鶚四世贊善大夫杜孝子誼又三世為東野山川風氣之美氏族家世之盛固有自來陳氏夫人髮不彫貌不臞撫下恤衆好施廣愛善隣睦姻持恕行謙強健康寧無老耄態東野前朝軍功帥幕後三署巡檢就一去一未赴一尚義慷慨捐財急難孝行有坊是母是子宜頌而兩美之

水村精舍記

婺源城西二十五里石硯吾友子俞子師魯字唯道累世家焉築水村精舍俯視其水趨彭蠡湖出大孤山注楊子江入于海歙郡城大街坎下子方子回字萬里累世家焉新安水至清合黃山三十六峯之水過汝灘嚴灘達浙江入於海楊子江浙江殊波異瀾其入於海則一而已矣吾二人亦猶是也然歲不同居處不同其至于學海則一而已學海者何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垂世立教董韓歐邵周二程朱張之著書立言皆是也然回也老矣於

斯道徒有望洋之嘆唯道年方盛壯養氣浩然視蓬萊瀛州一蹴而跨其上於聖人之道梯蜃樓而制鼇耳雖然唯道與於易也精舍乃為玩易之所堯夫八卦兊澤坎川先儒謂坎下一畫閉而成兊川壅為澤之象也回謂兊下一畫決而成坎非澤流為川之象乎易萬變無窮一動一靜消息盈虛不過或出或處或嘿或語唯道所深得坎水歟兊水歟當時措而用之　大德十年三月一日方回記

鹽官州延恩院記

鹽官舊縣陞為州西北二百六十步僧舍初曰光明菴

次曰西藏院後曰延恩院曰光明菴者何杭城古佛刹祥符第一所謂祥符橋猶存前禮部貢院今明慶寺皆是祥符僧紹賢祥符中至鹽官結草宴坐夜有光明衆異之創建光明菴為始祖曰西藏院者何佛書五千八百卷環宇璆軸輪而轉之天聖丙寅慧雲佛子倫建殿堂門廡畢備寶藏靈驗最多改名西藏院曰延恩院者何建炎南渡始賜今額而賢倫之輩口口盖大端平間燼于火越七十年甲乙數傳復仍舊貫今住持曹潤師悉力募緣𣚣稜金碧輪奐朱丹鐘魚鼓鐸朝鏗暮鏘院前有土山左有放生池竹木之蔭禽魚之樂遊人坌集

皇祐中部使者蘇才翁留題絜㮚燕簷之句石刻在焉
文士高仰絶唱難和嘗考之前史泰伯始變吳俗西漢
書地志註始見鹽官佛生西域東漢法始入中原乃後
禪律論授受溥海內外而斥鹵作鹹之陬豈不以人性
好善之故孔子之道行天下無一所而無學釋氏之教
行天下無一所而無寺其徒可寧可仁文表宗授智仙
志淨行一皆宣勞者有引弗替其在後之人　銘曰身
之資衣衣必有篋篋之所置架鋪度設飲可無榼食可
無鉢榼鉢是安于几于榻天宇九重閬寥空濶使非有
地何以生物演說無生是為佛法佛法不無必有假託

如飛以來殿堂樓閣乃鐘乃魚乃帑乃闔海昌延恩賢創倫拓維令潤師楹棟朱艭倍百前人賀萬燕雀華封之祝廻向金闕如長明燈終古無竭。聖人萬壽衆生同樂潤師之潤油然雲作

覺喜泉記

九成宮醴泉銘歐陽率更書而醴泉之名千百世不朽以其字也靈隱冷泉亭得駱賓王宋之問之句而冷泉之名千百世不朽以其詩也歐陽公爲孤山僧惠麈賦山中樂蘇長公名其泉曰六一泉而六一泉之名亦千百世不朽以歐蘇文章甲天下也泉不能自重賴人以

為重吳隱之所酌貪泉不貪柳子厚所穴愚泉不愚人重則泉重明矣天目山之東峯吳門天紀行㭨長老居之回之詩友也一入山數載不出隻身之外無侍者年三十六力修苦行時以佳句見寄隣僧智俊大用祖意大喜崇清五上人俾回記其所居之泉曰覺喜回粗讀佛書通曉覺喜之意然不敢捨本來面目出口譏言又自知無妙畫佳吟大手筆詞藻足為斯泉之重虛翁拈醉翁之調而歌曰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然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覺喜泉也有庵巋然臨于泉上結菴者誰山之僧曰行㭨也虛翁為誰紫陽方回也

景𨁝庵記

景𨁝庵者何景慕於江西撫州𨁝山禪師之為人也吉之新淦匡仁禪師遍叅老宿晚住𨁝山平生葛藤甚多其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不如真乃厥初入道之門其曰咸通年以前會得法身邊事謂之枯椿咸通年以後會得法身向上事謂之非枯椿乃後來見道之的天目山西峯之下平齋先生端明文靖公之曾孫曰智俊曰大用兩人孿生為大覺寺僧結廬名曰景𨁝囘竊考之寶慶之初真西山魏鶴山洪平齋以濟邸事去國端平更化平齋先生召居言路稍伸其志擊權

臣死黨一空天下期司馬君實之相而天啬之年不偕宰輔真魏繼至一俾知舉一俾督師亦不與共政寶慶端平之君子天壤不朽彼柄國者萬世遺臭而三翮之遷實根於此淳祐辛亥年廿有五恕齋以西掖退居天目回往往見授業館轂至道宮三日寶祐戊午恕齋叅謀淮閫預知木綿庵鬼之不終察語鶴山仲子湖北倉使魏公去勿留嗚呼髙曾家世如此而二僧有所羡於枯椿非枯椿之學何歟枯椿者死法也非枯椿者活法也吾儒之學上窮性理下綴詩文必得活法釋氏雖枯槁其形寂滅其情活潑潑處一口吸盡四大海水可也

智俊大用及第祖意三僧皆能詩求回為是記歸弄木蛇必有超乎臘月蓮花之上者　旹大德七年癸卯五月廿一日紫陽方回記

九峯寺重建佛殿記

古睦城西過社遺少北曰九峯菴寶元二年初建郡子城東與廣智寺隣者曰法善寺相傳以為清凉法眼禪師受業之地法眼當南唐李後主時其道盛行則法善之為寺久矣政和五年九峯僧智月稍闢棟宇猶菴而不寺紹定二年始請法善廢額來合然稱曰九峯法善寺余守郡七周星屢至焉嘗馳騎環其山視之於畬壤

耕疇中拔起如大荒城無附麗逮尋門得逕入老檜巨松間升高閣四望乃見諸峯環列若九擁應幽邃蔽虧重複去城市曾不數里而有深谷茂林不可窮之勢若人跡所不至者余嘆焉以為斯寺之美以山而美山之美以峯巒而美而峯巒之所以美實竹樹為之美也周行軒廡讀壁龕諫議江公民表所為菴記及蘇少公之子仲口所為法眼賛字畫遒偉詞義典古刻石皆佳餘二尺許而有千萬丈昂霄拂漢不可屈之氣余又嘆焉以為斯寺之重以士大夫而重士大夫之重以文章學問而重而文章學問之所以重實名節為之重也寺主

僧指南余至郡之明年丙子俾領法席越四夏去初建菴時凡踰四已卯二百四十年而佛殿之垂圮者復新視其故盖穹博法眼遺像舊寘之諸天殿今崇飾羅漢閣後僧伽殿以奉之木石斤斧金碧彩繪鬼剜神抉人莫之知余於是三嘆焉以為斯寺也有借美於山者有借重於士大夫者然非得是僧以昌大之則初隆於寶元之開創再隆於政和之增廣荐隆於紹定之更張一旦或替未可知指南勤儉幹勤誘曰數之偶然余獨謂此豈偶然心至力到能使斯寺其隆有加如余前所謂美且重者將加美加重而不朽矣美之者存乎天重之

者托乎人隆之者求乎已可也天下事皆然豈獨此哉指南號斗峯桐廬吳氏子孚不能以貲助而徒以空文為紀歲月其能為不朽之助乎

九峯法善寺千佛閣記

兩儀一氣萬形一理千百億衆一心斯閣之以千佛名也一佛也什一為十什百為千而以千佛為一佛何也今夫大海雨點非摩醯首羅孰知其數自一二點至千百億點莫非雨也恒河沙空中塵吾不知數然此沙即彼沙彼塵即此塵非有二塵二沙也中國之聖人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西方之聖人曰佛釋伽未示現

前過去千百億刼千百億衆莫不有是佛心自己滅度後未來千百億刼千百億衆亦莫不有是佛心聖人能盡其心光明圓滿如既望月凡民不能盡其心者如弦月如晦月如物食月非心有二也盡不盡二之耳宇宙間氣無二氣理無二理心無二心人之生氣也所以生理也天之理有善有惡以是賦於人之謂性人得是理而有諸方寸之謂心儒者曰知性盡心不知此焉能盡此佛者曰識心見性心即性性即心不識此見此焉能無所不盡子思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本然之心也曰戒謹曰恐懼所以盡其心六祖曰善惡都莫思量

亦本然之心也然且曰戒生定定生慧者亦所以盡其心然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八聖人一心也西天七祖中華六祖非有七非有六其心一也五百大阿羅漢五十三善知識非有五百亦非有五十三其心一也試嘗登是閣也一合掌頂禮頃無二佛見無三佛見無十佛百佛千佛見見一佛是見千佛彼不以一佛見而以千佛求者枚而計之至千屈指舉名號而誦之至千發聲是名執著障礙終不見佛古睦九峯法善寺主僧指南節用劬躬侈大棟宇回嘗為佛殿記今又得僧錄口勸率檀施撤羅漢舊閣新之莊嚴千佛㕘知政事史

公弼題曰清涼寶閣謂法善故嘗受業法眼禪師也法眼者五宗之一宗禪有五宗實非五宗閣有千佛其實一佛輪奐之穹刻繪之嚴遊者自見無事於書乃為說偈言曰　千百億化身非一不能化見一不見千是善見千佛若以千見者二萬手足指一身具九竅為千數者九乃至毛孔髮終不可數計我以一見千千身同一心四大海內外河沙諸國土言語不相通人面殊醜好千百億萬衆本心非有二盲聾喑啞跛男女各異相止是形相異心未嘗不同所以學佛人返照求此心如此山九峯九峯同一山數四復數五勢若無是處千人各

成佛千千心相印世人但修心即證無上果　至元丙戌秋八月方回記

建德府南山禪寺僧堂記

佛事在東南浙右為盛浙右錢塘為盛錢塘之盛莫盛於靈隱徑山聚其徒千五百至二千衆故其衆僧所居之堂視天下無加焉古睦號浙右名郡然其地山多而田少其為山石多而土少其為田秈多而秔少其民士農多而工賈少其風俗儉嗇務本多而浮游逐末少歲徵衣食租稅不如浙右一縣之盛能以檀為佛奉者鮮矣故佛事在浙右為劣䖍谷居士為郡覩蒲鞋法眼補

處及南北山道場奇峯邃壑茂樹清泉固有他郡之所無土木丹碧鐘魚擊撞單鉢巾屨雲輳飈集亦無彼蘇湖杭秀之所有歲在丙子報恩光孝禪寺虛席諸山舉請於郡由冷泉蒙堂延無竭禪師如川主之始至廩且不給告谷曰吾將新僧堂谷謾應曰諾厥四年己卯春鳩工秋九月立植明年庚辰谷為萬里役而歸則川告曰堂成矣谷問堂若何曰吾堂制一如靈隱谷心異之夫以睦之為郡素不能競浙右之佛事而川之主斯寺也乃能化而為靈徑之僧堂非川能自擅其槖與夫願力足以感擅者之至殆不能臻是也谷於是合掌作禮

而與川言若有人刋鬚剃髮田衲趺履坐一夏二夏三四夏以至八九十百夏是可為僧否曰是可為僧可為佛否曰為佛否也若有人捐珠割金賫帛擎粟捨一錢二錢三四錢以至百千萬億錢是可為堂不曰是可為堂可為佛不曰為佛不也若有人畫四大部洲衆為僧化十方世界諸珍寶為堂以多於恒河沙數精乳香飯無上妙味為供供者受供者皆得為佛不曰為佛不也谷聞佛說六波羅密一曰檀波羅密六曰般若波羅密而同泰之檀非也達磨與語不契去而面北九年遂開中華五祖蓋彼以檀為檀而我以般若為檀也川乎僧

也者學為佛之人堂也者學為佛之地領是僧宰是堂者學為佛之師也是人是僧佛不在僧是地是堂佛不在堂然則其惟師乎以身施者檀力以財施者檀貲以法施者檀道力與貲有竭而道無竭也川其以法施者鄉試嘗問堂中僧頂後有眼則仰見星斗矣腦後有眼則俯見山河矣以兩不盲者為眼則見僧於堂而已川淳安項氏子叔祖肆由舍法宰江之湖口初肄業法眼尋遍叅諸方嗣前住平江萬壽伊巖師玉實揚歧九世孫嘗說法餘杭舟枕山成此僧堂無人檀相無我檀相無僧相無堂相以谷言為然請為記

徽州東門觀音堂記

佛法入中國自東漢明帝時始初惟知有釋伽牟尼佛耳其後所至僧寺位釋伽佛彌勒佛彌陀佛而三之阿彌陀華嚴無量壽又有所謂諸菩薩而觀世音有千手千眼之異謂觀見世間音聲而往救其苦傳燈錄有西天二十七祖有南華六祖有曹洞雲門法眼為仰臨濟五宗而佛之徒不勝其衆矣初惟知有四十二章經耳其後蕭梁時分為三藏至五千四百卷曰經曰律曰論而禪學之興又各有問答喝咄最多者龍樹之華嚴經本十萬頌中國譯傳四萬五千頌最簡者鳩摩羅什之

金剛經尤易曉者莫若六如偈而佛之說不勝其衆矣僧之至漢地者初惟有摩騰竺法蘭耳華人祝髮學佛自此始其後始有維摩詰白衣處士在家出家東晉廬山慧遠建白蓮社許劉遺民等與會十二僧而六士今之不剃染道人是也又有所謂白雲宗號優婆塞夷而佛之小支別派尤不勝其衆矣徽城入東門之右倚北向南萬山堂之下舊蔣氏居其屋地甚深今為道人任普誠所有創外門三施茶東西廡二中為大殿左鐘右皷奉觀世音後為樓奉無量壽佛每月朔集善士奉金剛經上為九重祝壽下為百姓祈福本路總管通議劉

公為主其事前任僧錄通議廣智沈公僧判佛心俊辯

何公實綱維之今任僧錄通智廣慧寶公僧判正宗宏

教郝公又協成之施者輻湊其徒孫普和介學錄楊復

書來求記余謂徽俗極美號為江左佳郡今則户口未

富人物殊鮮辛丑七月十三夜之火盤州治及城市之

半乙未九月初一之火僅存州治州倉州學紫陽書院

餘悉烏有丙子歸附已定而二李之叛城空踰月茅葦

齊簷庚寅績溪柯賊竊發西坑山寨攻之半年乃下泉

口松原相挺而起鄉民不入城者凡兩三月户口所以

未富坐此四變故也予讀朱文公之書生晚惟識其畫

像然尚及識左史竹坡呂公吏部秋崖方公丞相訥齋
程公其餘名卿士大夫不可勝數今則晚進後生豈惟
不知户口之盛雖前輩人物之盛有不能言者蓋四變
兵火盜賊也一大變者士類漸不以讀書為事也惟此
道場誦經供佛感召和氣當可免兵火盜賊之災總管
通議劉公崇重學校之心尤有加於崇重庵寮之心必
將使學校讀書之士尤不少於庵寮誦經之士彼所謂
西方極樂悟苦空此所謂天下至聖贊化育不妨自分
兩途徽之人物雖朱文公復生不難也成就此道場香
火其善心之緒餘一毛端四大海水誰得而識之是為

記

臨安縣琅璧土地廟記

古宗廟之制有七廟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之異事見陳祥道禮書乃後人祭祖稱同姓之廟也魯哀公就以孔子宅為廟歷漢唐至今見孔氏實錄後天下皆祀之異姓之廟也三代時無異姓之廟蓋自此始蜀志諸葛武侯傳侯初卒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景耀六年詔立廟沔陽則以習隆向充等奏謂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後主始從之諸葛祠廟後徧於蜀人心所不能忘然古功臣有配享而無特立之

廟聖如孔子後世以禮法廢後君順弟子之意為之回
讀王存九域志一開封府禹廟第一倉頡伊尹廟陳胡
公廟顏考叔廟蘧伯玉廟子張子夏廟次之而澹臺子
羽列子廟以至陳大邱十二廟共二十一廟天下州縣
無一所而無廟生而為人死而為神文人才士亦然屈
三閭廟於岳鄂昭明太子廟于池陽張曲江廟於韶柳
儀曹廟於柳皆是也杭州路士友新福昌鄉琅璧土地
廟曰此鮑叅軍明遠也因祈雨道涉吾境感暴疾而歿
歿而為神祠前有土墩掘起即神之墓叅之晁公武讀
書志沈約宋書明遠上黨人宋世祖中書舍人臨海王

子項敗為亂兵所殺時鎮荊州為參軍文集有唐虞炎序云為宋景所害口宋明字景休而李延壽南史無傳姓名見賈希傳中來求記者謂神在唐封泰民侯舊廟極隘淳祐乙巳里人撤而新之水旱疾疫禱輒應土風重蚕辦香紙署神位歸祀蚕大獲憲使洪起畏率父老於口曰必葺大化更而無兵寇之患者神之賜也聳丹青妥陶甓牲酒告成五六十年間始拔厥事稽考神諱炤唐避武后改名昭嗚呼神之所以為神學者敬之可也杜少陵逸俊之稱學者不可不勉而學之歟　昔大德癸巳四月初一日巳未奉議大夫紫陽方回記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紫陽山去古歙郡之南門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講贈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郡人也合山與人稱曰紫陽夫子若洙泗先聖然此書院之所以作而名之曰紫陽也始郡守上饒韓公補作書院在南門之外倚山瞰溪陟其門朱榜金書折旋過風泉雲壑軒拜夫子祠趨而横入左右齋廡中而肆講為明明德堂前為書樓後為宸奎閣而其上又為披雲之閣閣之後最穹為大成殿更六政而後大備紀有文刻有圖傳於世至元十三年丙子冬去始作時三十有一年矣鎮帥設險固圍撤城外凡

屋為柵郡檄俾遷於南門之内江東道院實古郡學遺趾也諸生綿蕝妥靈明年建祠於道院西為外門十五年按察使者至謀諸總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為明明德堂而書其顏得向之名進士深於夫子之書者三人前判官汪君一龍曹君涇為之師前堂長許君豫立為學正相與撙縮租入以其年冬經始興復賴趙君白總府趙公讓皆捐貲率同僚為助而士亦醵泉相從乎窪甲亢㩐亥揖巽為先聖廟前門後殿各三楹而從祀之廡各倍之講堂東西齋廡之數如廟制而在其西又西偏足舊重屋為三以大其門又別

為小重屋三面水西山以倣披雲之舊服具器備以十七年仲春丁祭告成於是諸生相與言曰昔之書院西向挾紫陽山於其左今之書院若廟若祠若堂皆南向得紫陽山之正學者俯而欲讀仰而瞻由是以想夫子步趨謦欬將必有得其正傳者庸詎知書院之遷非風氣之所宜乎然回閒之土有廣狹勢有向背棟宇有隆殺儀文有盈縮皆物也有不物者焉先聖有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尚忠質文建寅丑子可以垂世損益曰綱曰常百世千世一也則何損益之有古之祀

也以尸以主而後世肖形以像之古之坐也以席以几而後世高座以華之古功臣與食於大烝而後世享先聖也以其門弟子及賢者侑之漢孔廟不出闕里許天下建原廟以唐正觀始唐釋奠惟侑顏子加以孟子自宋元豐始宋初止有四書院詔郡縣皆立學自慶歷中始近世所至有廟學書院而又升曾思之侑自濂溪至東萊俱列從祀而又無不專為之祠蓋從今尚損與古違世也抑所謂雖百世可知者亦能從而損益之否乎回嘗陟古兗之郛觀魯之泰山與洙泗之水而識孔林之所在漢高祖引天下兵至而聞弦歌之聲魯共王欲

壞其宅而得蚪斗之書卒全護之歷世無恙歙今魯也紫陽今洙泗也夫子之教百世千世與紫陽不朽士欲與之俱不朽者其亦有道矣文足徵也獻足徵也五典五禮六德六行待其人然後行天地之常經萬古一日也

黄堂記

邵武黄氏蘭溪范氏皆南渡中興以來相門也邵武之黄其先自江州入閩建炎初丞相潛善薦其從孫中於思陵補官後為紹興五年進士第二人仕至端明殿學士謚簡肅端明以一澤貤其從子曰向累官知婺州將

視事卒葬於蘭溪縣西七里之黃塘因家焉婺州之子曰六合令皓孫曰一新曾孫曰居士洽今七十有三矣蘭溪之范其先有大宣義者隱深山中其沒也無它親一隣翁為舉葬事而養其襁褓子至長遂為儒曰四少保四子伯推官仲承信郎贈少傅叔曰處仁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仕至樞密院檢詳季曰處義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嘗為殿中侍御史仕至秘書監右文殿修撰少傅生嘉則贈大帥蜀國公四子鎔至大理少卿而鍾至丞相謚文肅檢詳秘監之後内班行外帥守無數前所謂黃婺州之曾孫居士者實范丞相之從姪秘監之曾孫

以為黃氏後者也范丞相之長子主簿濟其女嫁新昌王氏待制樞帥夢龍之子寡而歸有奇訟丁大全當國興羅織獄凡閭家大閥競財悉摟以入內帑范氏子弟無不逮遠居士雖後他姓亦挈四子避寓嚴陵捐田二十畝募僧廬於黃氏之墓扁曰黃堂兵興僧竄廬欲仆田且蕪居士身携幼子歸耕老墓下其長子應蟾客子塾為子言顛末如此曰願有記也或謂以范後黃姓殽予曰立嗣不拘同姓漢以來然矣或謂以塘為堂名混予曰王謝里朱陳村鄭鄉孟亭韓門蘇堤以姓識地或識室皆可也顧近世為人後者視其所後恝如而專意

肥所生之家孰有如居士之謹烝嘗保松楸者乎抑居士之堂不專在姓蓋黃堂乃太守故事其有意乎予若孫後婺州之舊非耶以范後黃以塘後堂權也居士盡為後者之責義也黃與范皆相門也而望其後人克繩祖武姑曰無墜乃二千石之門謙也是可書以為記

桐江集卷二終